



續今文選卷之十二

昆陵唐鶴徵選

郡學重修明倫堂記

溥巖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辨其時物勅其條法甚修而綦隆而孟軻氏獨知其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之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者傑然特出於衆人其材之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

為邪說以誣民先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者矣縞收端皞鞞紳綦偪之飾而褻襲委垂之宜琮璜琺瑯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籩簠簋鐘鼓管絃為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備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其所以為是詳且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不聞之表

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踈濶而不治簡畧而無當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所可聞者文章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以待中人以上者彬彬見於魯論所載顏曾冉閔之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以不知也習其所教而不知其所以

教由是會其高者以為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晤猶思托於事親事君朋友夫婦之間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天下國

家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父子則謂之夫婦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也人有心知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長幼朋友者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意以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噐制其度數使有以禁防開發謹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

幼序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命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曰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于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彊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

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責乎為士者又不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與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予予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卿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依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衆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

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志意之精未有求于內而不得也得于內未有不得于外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與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寅七月己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于帑之羨者其役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聚樂堂記

世之所謂樂者可知已粉白黛綠雜進迭侍衿襦璫珮交于几席觴俎之間而不知夜之將旦則悅色者之所樂而夸者訾其內格五六博叫梟盱盧

椰手交臂之頃車馬從徒離合于一枰之上百萬為擲曾不足以盈其一睨則博奕之所樂而豪者嫉其辟擊槩試劔砉然雷震霍然風靡始陽卒陰術殫于角而勇力泰至乎多變其樂進于技而以豪自喜不虛也有嗜圖畫鑒古玩物者過而哂之曰是何麓猛而近閩也則發秘塚壞壁之藏旁搜而善購一珎一異掇徒縱觀以炫博而長價自以其樂在乎藝與能也又有譏其側者風騷自命之士矜才于形容盡態于藻績此唱彼和騁奇競巧當其元本之冥思模寫之妍狀可以廢食寢而忘

昏旭彼鑒古者之所好蹴然退舍而知其不足稱矣儒者猶且非之則樂之所至豈有涯哉西亭君築室以居業貯書數千卷百家衆技稗諧小說佛老異典莫不畢具其要在于詩書六藝之文晝誦夜諷矻矻焉竭其心思之所極恍焉而前疑窒焉而中悻意挫形頓而不敢休客非有事于斯文者不闖其戶非但歌舞博塞技擊之以內辟麓猛見誚者無所干于斯室而玩物好事之閒適與夫締繪律句才人一技之工且以為壯夫所悔而不足為也當其覃精于一息之近而妙契乎千載之遠

若古人之在而與之為齟齬客之以斯文至者攷證辨說窮浩蕩之倪而析秒忽之端自以為舉世之可樂者莫斯若也名其堂曰聚樂以書至清源山中乞記夫生于宗室貴富之家則管于歌舞放于博塞技擊而不患乎內辟麓猛之誚以其居養所致然也有能鑒古自適琢句為工則可以自拔倫萃而為學士大夫之所道君所為樂廼在此而不在彼至樂之涯其果不出于斯堂之所求耶嗟乎是書也吾見夫讀之者之多端而所以致其樂者不一也得之者以繕性而失之者以溺心悟之

者以反本而徇之者以滅質方其悅于博而耽于
文則心愈溺愈滅而愈足以為樂吾又安知是書
之不為聲色之娛博塞枝擊之靡而何以賢于鑿
古琢句之所好耶君誠以吾說而自得焉則今日
之讀固向日之書也今日之樂有非向日之所樂
矣客之來者有迫然而忘于所知亦有瞿然而惑
于所見者矣然後謂之能窮至樂之涯而不復為
過者之所譏如是則請西亭君終日讀書于斯堂
而勿輟

金溪遊記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瑾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
身與為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
之裨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翠嶺而
高起綠波澹蕩而長浮則為之忽然而喜如出幽
室脫縛束耳目為之加明手足為之改適此何異
乎飫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酗酌醴者暘清冷之漿
其舍醇醲而即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
所得于此徒以迫劫于喧湫整雜之甚意煩氣倦
急于有所投而自解峙者知其為山逝者知其為
水而豈為有遇于已哉嘗試登高丘汎長川見夫

樵夫牧豎吾師估人爭道而捷馳疾榜而擊汰以
家為赴望望然不及如其去山水之不速而恐其
或後以彼觀之則醇醲之可舍固在山水而城郭
室家其疏泊而思卽者矣物之美惡無常態而有
定形山水之為佳而城郭室家之為垢濁亦美惡
之大齊也由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觀之則所謂佳
與垢濁者舉易方而偵處世之偶得放于山水輒
自謂絕去喧湫整雜之患方多其所遊之適以傲
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
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其嘗蔬食者少蘇而
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
意豁于久煩之餘氣舒于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
已生矣何必不為樵夫牧豎吾師估人而何以笑
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人情之欣厭有向昧
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
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為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
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
所寄而皆其自足于中者之所取則惡者未嘗不
美而况于其美然後美惡者卒歸于有恒而皆吾
之所御欣且不得而有而何有于厭苟其無所厭

則遇物皆適無之而不喜而奚待于忽然蓋吾泉
州之江自諸山發源而下建瓴而急瀉至于金溪
而始演洋渟滴山起于兩溪高深之景相得草樹
互映雲煙相鮮茲亦山水之勝處也之焉而忽喜
者不知其幾何人而吾獨與黃應初洪舜臣二君
往遊而樂焉當其舉杯相屬唱詠方希而諧笑間
作計彼驟之而喜者亦必有以同乎此而山之益
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著于吾心
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
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

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為記
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者之遊而能
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
後為山水之美常也遊之日為嘉靖戊申八月七
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
晉江遵巖居士王慎中也

遊清源山記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
表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喻者
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

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于物而備享之以為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于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

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于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齒峯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發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徃遊固以酣乎參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動思取樂于山水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于濡戀矜顧而然乎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可以兼取也清源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徃遊于其間

好事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
輒相命為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窈極意所止有從
有否不為恹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
足以望牛山之儻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
而客之從者未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
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
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
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
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于此彼富貴功名
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
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
烈被于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
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
為少與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淨香亭記

浚谷

秦山之壯麓為號城之南泉壑之幽深者以十數
而西峪為最峪之水源于其峪之西益窮而為山
處其間沮茹汪漫以百數而東注于峪之口始得
停蓄縈瀾之處以為迴塘塘之坻以為亭曰淨香
者為最據亭而四顧南絙熊耳武關之山壯渡即

入數萬里洶濤之洪河東西通穀函開闢以來角
爭之區秦洛二京往來之道其間世道之廢興人
事之得失大者王侯卿相之所經營小者幽人隱
士之所棲遲牧夫樵子之所奔馳而呼嘯欣然而
喜戚然而悲愕然而可駭其變故之不可常必者
以鉅億萬數而秦山之峪西峪之水流峙而不息
者然則又當為其最古之人其號為英雄豪傑者
衆矣然皆馳逐于聲利波蕩于功名力疲心倦無
可奈何則又以其餘腐腥臊泉石之清幽舉其齋
澄靜徹之本性而巧汨之古今相尋以為高是又

不可以鉅億萬數矣亭之主人許廷議氏迺獨曰
吾不若然吾少有四方之志故嘗欲借筋籌九邊
之兵機折箠制百蠻之死命矣然而有得為焉有
不得為焉吾適意而已不能必其為也吾家世業
儒吾又以儒進身儒與禪至不相謀而吾又悅禪
吾之于禪也或學焉或不學焉吾適意而已不能
必其學也吾亭有竹而塘有荷而杜甫之詩所謂
風吹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者適與吾塘
亭契吾既悅甫詩而益信吾塘亭之先有得于甫
也故以名吾亭云亭繫乎塘者也吾則無所不之

也故吾之于亭也猶乎其兵與禪也姑適吾意而已矣豈必以為吾之所繫而固有之矧敢以其世味之餘腐而巧汨之乎也執友人平涼趙時春得其說而樂之為之辭以銘諸亭曰亭之香兮子德之芳兮亭之淨兮子德之映兮竹實可以棲鳳凰蚪螭偃蜷于荷柄兮嗟今昔之俊良孰委蛇大道以受命兮伸子之往而不柅其方匪直斯亭之最爽而子又其最勝者與

洗心亭記

樂休園之西偏市鄰人之隙地築治之窟土及泉

泓然甘遂礮埴之為齋池以畜金鯽濟以涇流之餘波以其漑園也肥而濁仍為陂其左以瀦溷而蒔荷既澄而飲魚荷茂華而魚媵鮪水陸之禽歡然如有所得也作三楹以亭其上與池之規各不踰尋園之主人曳杖履操壺觴携親友奉壽母以遊其間有風吹篁篠雨濯卉木霑裛群英霜裒秋實雪印山川各以其奇來奏無絲竹羅綺之費而泠然與心會油然與神諧浩乎其不可窮也而不可強以名新晴天宇瑩然臨池萬象洞豁夤然若超世外百慮無嬰笑謂門人曰二三子識之是足

以洗心矣有揚解而前者曰先生洗心乎夫皇墳
以降蒙書之前高文鉅韻聖訓賢編下挾地維上
搜穹玄是非浩代褒貶億庶則由夷德推淵騫辭
藪周秦理以宋傳冥求逃匿高堅攻鑽排渣澄微
臍臆恒懸先生其洗心哉道以勢運業以權隆陷
直為愚借妍為工枉正焚替移俗播風萬屈不撓
百折必東人以時智我以古蒙有才不用必正其
朋弟權以變必鞏其經先生其洗心哉白刃臨之
未足懼也而善名劫之則或遷舉世刺之不一顧
也而君子予之則或喜不遷不喜常道平平默而
識之以存天盟與世若矯與神若朋衆方劇喧若
無所驚先生其洗心哉主人嚼而笑曰二三子多
言乎吾頓而休夢而寤醉而醒樂而莫知其所以
也廼歌曰清風起兮生微涼波搖曳兮明月光魚
龍飛躍兮雲雨翔口欲言兮心已忘吾亭可名兮
不可以方

叅知游公大政記

翼軒

荊門州故荊州府屬也 肅皇帝自安陸邸嗣大
曆服以安陸為承天府比于兩都而割荊門州隸
焉州幅員數百里山居十之七水三之士大夫散

四境視州城如寄而市豪聚城中其始輿臺五伯之屬至微細耳交關曹掾為奸利羽翼成而膽勢益直小民有訟賄豪為居間其黨拳勇者任受刑桀詰者任對簿無不捷矣所得賕賂日富則使其徒為胥史已為郡胥史又以其賂通監司若兩臺之為胥史者兩臺耳目寄之十五司理又以賂通十五郡司理慎事者朋比搆會陰操州長吏及佐幕短長所不便于下考千里之外其應如嚮即士大夫惴惴懼不免而不肖者欲有所甘心或陰用之於是視士大夫州長吏蔑如即若監司若兩臺

且玩弄掌股之上長吏至與具賓主禮仰其鼻息舞文犯科不可窮詰歲加州賦數千金以實其囊橐若固有之其魁治宅中為堂以集其黨計事者是時吳軟絲價騰躍豪出令非此不得入筐篚明日上梁得吳軟絲百疋皆朱色嘗有喪其徒千人會葬馬羸純白如雲填委山谷號饑寒者鰥者詣堂下陳詞輒曰某所餘粟某所餘布某所所有婦有女往取之其家諾如不及少後糜碎矣蔽匿四方之亡命借交報仇薄暮塵起州民重足而立道路以目而會閩人游太初公以叅政部荆西治承

天所至鋤強扶弱風裁霜稜肅如也州大姓坐加
賦窘以狀白公公知郡倅潘君廉幹可任屬使治
之倅悉發其謀黨噤不能對而豪之養子某為郡
掾首當坐倅笞之三十死而郡守恚曰投鼠不忌
器乎遂與倅相持豪益張適州都試諸生大姓子
為諸生就試豪願指禽之拊棘之下戟其手以為
犧牲而薦之死者自頂至踵榜掠兩下備極慘毒
諸生奔告州大夫大夫不應也左右先後無非為
豪地者告累至姑命其幕往胸縮不敢前諸生迫
號召子弟之就試者若干人穴垣而入竄生歸豪

詆譎諸生圍奪我郡與州信之幾覆沒而游公微
得其實投袂奮怒此豈可與共堯舜之世者耶部
署材官若諸游徼卒立沈命法先後捕其黨二十
許人具獄士憤小申而加賦蠲州民歡呼載道矣
方豪虐生時其子在外聞之嘆曰吾欲死此人如
孤豚腐鼠誰知者奈何不忍一朝之忿而白晝攫
人于市使彼有詞耶其黨更為流言中倅倅謫而
游公之讒亦就矣公以考功令當調且去州諸生
與其父老子弟泣而謀曰孰左袒豪而秦越肥瘠
吾儕者耶孰使我衣冠之族不為豪魚肉者耶力

不能排九閻明公誣則相與尸而祝之而使不佞
楨勤其事于石以垂永夫紀綱風俗之敝壞莫甚
于今日而尤莫甚于楚楚莫甚于吾郡自江陵敗
大臣往往為湘纍堂簾冠履陵漸盡士大夫垂首
結舌吏無所忌憚城狐社鼠又從而為之釜釐情
日壅塞權日旁落威日假借而橫民出焉其種有
六曰土豪曰市猾曰訟師曰訪窩曰主文曰偷長
根株窟穴常相通為用如荆門豪兼六者而有之
其黨以千計其賞以萬計其巧繁拜請妖一洶沸
遠則楚十五郡上則輦輶力折權行豈一朝一夕

之故哉蓋天下有三患而蠻夷之憂不與焉曰內
大臣之變曰外諸侯之叛曰匹夫群起之禍而今
天下無內大臣外諸侯之慮也可患獨橫民耳班
固有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藏甲國不專殺
矧迺齊民作威作惠王叔之宰曰葦門圭竇之人
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匹夫群起其禍未艾可
不為寒心哉公他善政更僕未可悉數而不佞獨
書其大者豈曰為荆門諸生美報抑豈曰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第以為荆門賜而已杞憂葵邱之誚
則何敢辭公名朴字太初閩之福寧州人登萬曆

甲戌進士司理成都入為廷評比部尚書郎出為
粵南觀察副使遷今官

上唐尚書書

浚谷

威讐遐裔韃虜駮逋旋旌振旅保大定功吉甫來
鎬行儉入朝歡浹萬夫休問宣暢况居涵濡之中
側聞道德之風誠忭誠幸第恨癯乎山澤不獲執
掃除之役頭目卒中迅風眩瞽難于揮翰未遂竭
五內之私亟颺于下執事會劉生自牙和至式詢
吾師起居雖小不適寒燠信順之佑何憂不已及
誦教言誨以截脩之宜并及過當之咎語曰知弟

子者莫若師知之至故憂之切抑吾師之所以憂
僕敢不以憂之以已已知其憂而斬一云云以解
之恐悖孔門四子侍側以樂夫子之義故不自忖
已聊復一言譬之蟬噪蛙鳴雖不愜里耳而大雅
君子庶幾尚之嘗聞耻辱者勢利之士所羞也勢
利者功名之士所羞也功名者道誼之士所羞也
故道莫毀于詬集名亦爽于流訕勢或黎于刑辟
昔宣聖逐于魯而孫叔毀之孟子遁于齊而國人
詛之子華違于晉而燭過阨之此皆大聖名賢之
所為卒被庸夫俗子之侮尚不能解于當時而蒙

雪于後世何則勢逼情乖則離異起羨長護短則媒囹生物異代殊則枉直明故君子疾沒世無名而不病人之不已知志士有殺身以成仁而不辟患以傷義蓋夷齊甘為餒鬼耻食周室之粟顏生樂于屢空耻從貨殖之士下逮萇弘屈平馮參李膺之徒皆以身為君國之幹卒嬰參夷之禍近世于少保劉學士俱被極刑此豈非當世之所深嫉而後來之所企慕者哉僕雖不佞負累于休明之時然幼藉箕裘之業頗聞詩禮之術長習百家之言馳心于聖賢君子之事矣大都道行名成而不

辱身者上也名成而道不得行因之以辱其身者次也道無可行名無所成而身受其辱者宜也無其道而竊其名以享其利者盜也此則少知自好者之所羞而趣勢利者之所競也吾師度僕何居于三者哉言乎道則為世禁錮道已毀矣言乎名則身被大戮名已爽矣言乎身則毀體受刑勢已隳矣三者無一可而欲使之奔走于臺阜之間伺候于形勢之門強顏悚體自廁于士大夫之列計亦左矣身為刑戮之餘詬集之所萃流訕之所浸世之爭名嗜利者猶欲為賈貨分功之計其慮至

深其蓄彌毒加以此地磐石之宗牙張弦鼓誠恐不測其身已不自救而况敢與知人之長短哉假令受欺蒙侮此自其分報復循環天下通理許直隱禍陰譴最烈浮屠老子之徒尚以為戒况僕學于孔氏身雖被廢其心豈直悻悻小丈夫哉孟氏有云天降大任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中人者困心衡慮而後作安知其所以陵僕者非所以益之也而遽為是囂囂耶今夫田傭賈豎稍有擔石之積什一之利已能自愛雖有攘臂詬詈之加猶且閉戶而避之其自視者重而外視者輕也較

僕所負豈直田傭賈豎之比哉廼與爭名嗜利之徒蹴張而發機祇見其惑也然則僕之必不為此也審矣且僕之不為此其由來業已久自髫髻時已不量已分誦書及彛倫綱常之際便慨然自許每覽忠臣烈士哲人義夫之行則流涕交頤思得其人而徃從之此固吾師所嘗許可僕所言豈不然哉洎服官政果用成性目覩時變於鬱臆激膺填胸藉令緘口可以免外禍而內患已結于心腹矣自放廢以來加以寇攘屋壁四立風雨不除家徒凍餒動值舛戾見為愆尤嬰育天札嗣續未

立身素剛強而今更多疾病患發意表罕所嗜欲
雅好飲酒屬文騎騶舐射因此盡損便兀然坐閨
閣中如婦人孺子他人為僕慘怛而僕偃蹇棲遲
未嘗少貶身之榮辱不暇自恤人之長短于僕何
有哉設僕幸蒙洗錄任百職之末猶當明目張膽
以裨萬一至于快心易怨之舉必有所不為夫僕
之有所不為殆天之所與也非人也所以深匿潛
伏自絕于交際之間者直欲如前所云以遠害自
全耳况卑下未易居貧賤眾所侮位微而名高廼
譏笑之府故舒修撰之節茹於浙運夏太常之囚

釀于胥徒李崆峒之釁結于既廢彼豈非世之所
指目者哉不蚤自遠引果犯群猜明者睹未萌况
其章徹人耳目者耶此僕之所以離群絕俗而不
悔者也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敢以自棄人之所以
加我者不敢以自沮又安知終無可行之道無可
成之名而身之耻辱不蒙後時之雪也又安知不
足以稱吾師之知而解今日之憂也憤固可啓悱
固可發猖狂之言尤望吾折衷焉不勝怖悸之至

復李生書

大洲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嘻此持

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于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執由生之言充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布文已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為道其志大矣迺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為實得少為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于岐山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舟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

為道其取材畜德當何如耶迺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子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點墨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汨于秋水又迺嘆溝澮之盈于屋雷人以為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少頃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鄰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紉光陰易憊懼忽忽淹留壯老逼

續金文選 卷之十二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
蓋士學道而無師承祇以文字相誑誘者畢竟墮
此耳某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
者甚至生母索高價于吾之門執韓退之又將三
沐而三薰于子須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鹿門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
聲而好為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丘
附阜于壘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

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
相笑咤累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
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為吏部尚書大鶴為文
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
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
安于朝廷之上隨被指病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
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于同輩絀怨于顯
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搯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
所相與合為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
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為風人之旨喑鳴

涕洟故亡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為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于世即欲亡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後何者耻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

儒工于為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為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鑠鑠

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
稍稍侈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
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
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為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
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
嘗從兄學為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
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
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
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
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誰為弔其

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為文辭而上採漢馬遷
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
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
摩之大略琴瑟祝嘏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
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
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為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
雲吻霧喻虎噬鷲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
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
未及也近獨從荆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
意相合僕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

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為者獨恠荆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為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迺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卧且啗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

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鬪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盡善盡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蕃蔚黈黹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推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

行旅蒐狩問糴譏嘲咏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糴之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祕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于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于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

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鹿門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茝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歛有若兒女然者僕每耻笑之豈謂今日僕之于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皜皜愬言靡由况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踳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

夏日阜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于會宗魏其之所不聞于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己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于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旨頗不當有所刺懣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蛇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死

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于古今賢智之士馳騖于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覩耳他不暇遠諭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譚豔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頽然霜露荆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覩卧牛羊于其上耳彼且如是况其細者乎故早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懣

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為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蓋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達生而無聞死而沒名謂與萎薺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于左右也而兄之復廼欲遲知己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起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于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于元封建元之間者乎

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錄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贊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逢

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于梁者情有所為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飾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為樂也兄以為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游以成名乎

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壯引僕將有進退之決于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為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查近川太常書

鹿門

林卧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

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按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錫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並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己或如漢之人所以朝子雲者面噴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藉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留滯中林者始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

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岍過峻故人不為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為脂韋滑澤遂踈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于子厚以文章相頡頏于時其相知之誼不為不深觀其所叙子厚以柳易楮其于友朋間若欲為歎歔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于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

馬子厚未必窮且死于粵也退之不能援之于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于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攫十金之利者鳧唼浦伏以自媚于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于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于鉛鋁之潭而不能遣一使于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于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于退之所

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于世之公議然耳後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巧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獨嗔子厚所不能而為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官業所奮猶炯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翳之

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化者而為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為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己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之于退之者乎脫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為之巽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于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上袁元峰相公書

鹿門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為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于心而譽之于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為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于清朝見攻于群衆譬之馳駑駘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

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
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
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
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
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
戰人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
之前而鬪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
時寇孰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
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
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

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
之于王江涇再敗之于龕山三敗之于沈庄所劾
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
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斬通侯之爵
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
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于波濤近用 于肘腋
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
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糒冰草屨
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
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眾分道入寇南

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聞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策遂成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

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為聲色之嬖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為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

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
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
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為之獨照于上
賢公卿為之調護于下當必不令馬援墮于薏苡
之疑曹彬覆于篋書之謗狄青惑于軍情之危所
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
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
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它日國
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
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其陳
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
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
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為公議以待之
身後耳臨風壯望不勝哽咽

直隸趙州知州前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公墓

誌銘

大洲

李君諱方至字如川家富順縣鰲溪之曲遂自號
小鰲子上世有曰李溥德者自湖廣公安縣來遷
子志聰孫繼宗皆以曾孫本貴贈通議大夫禮部
侍郎本之子文昌以廕補郡照磨而文昌之子諱

鳳登進士第為御史陞陝西副使鳳生君君生翰林修撰長春于是溥德下八葉皆簪紱而李氏大子富順矣本官終資善大夫南禮部尚書事載縣志憲副在臺中久與考察庶官有聲稱人忌之不得為省寺隨例出補補副使未久思釋去君於時待試南宮矣事憲副與嚴孺人甚適其意慕白沙之學無從問之游太學知湛先生陳氏之巨子遂師事焉久若有得也一日跪請于憲副公曰兒欲卒業此學請罷去舉業以成專一憲副公誓之曰吾不見汝進士目不瞑也毋再妄語君乃待試如

初君與吾弟仲通同舉相與講學甚浹偕計必同予在史館至必主予君美眉目髯髯英秀望知為出群人也仲通嘗謂予曰我與李君同行事巨細必經君手予忘為旅也然終數千里路未見其叱一僕終日談笑諷詠意閑曠而事無不集觀其才度任重之器也最後偕計乃庚戌歲正月與仲通宿天壇院中予訪問之雪夜月暉酣酒高歌忽謂予曰今制二甲進士不得為科道豈文使然歟郎署官不得論劾豈才使然歟君為國史何不奏改其不便予戲謂之曰子今年試進士請卑之勿高

論即得入三等行取臺諫風聞言事快其意亦甚
易易烏用改制為哉共撫掌大笑二月果中選入
三甲聞嚴孺人訃去免喪授工部主事主事修京
師外城躬版築率軍卒以勤聞權杭稅值烏倭亂
商不至君計招綏完官課以庶聞事竣省親曲事
其志以孝聞于是擢本司郎中薦加從三品俸奉
勅理漕事駐高郵是歲海汛夷舸甚巨且夥環
郵城顧掠不去旦夕城欲破君登陴誓士以死守
矢石薄城上公竝立弗動夜購死士哈說夷長潛
焚撤近城民舍賊不得上氣沮漸解去是役也淮

海之間稱忠勇矣夫君自和鮮哺飴割親愛而來
一敵臨則棄身而不顧何其壯哉傳曰戰陣無勇
非孝也此君之所以為孝也乎當是時吏部知李
郎中之才也科道知李郎中任也縉紳游談知李
郎中奇也俄而大工起以李郎中為江浙徽三省
採辦使用其才其任其奇耳郎中曰郡縣疇昔輕
部官令不新其耳目恐未易驅策乃劾論採木官
最急玩者 天子方倚郎中得巨木見奏喜其能
逮捕急者管治于是江淮大木湊然至矣君抗疏
之力也然而吏部遂薄君以為露已長矣科道遂

怒君以為奪已權矣縉紳游談間亦有惑于浮譏以君為已甚矣此何謂哉君事竣復命而南論章至上不直之君亦上章辨焉略曰臣採木之使也臣所劾採木之有司也使臣不得木罪當死有司採木急使臣職當劾與科道何與而謂奪其權乎夫使臣劾一慢令有司天子怒而逮治之威震山徼大木以集此天子鼓舞一世之權也科道官以為奪已之權其權安在誰奪之乎臣聞人臣先國家之急而後其私交若臣之苦心勉從王事祗圖集事不恤人怨宜為體國奉公者憐惜而培護之彼輩顧謂可殺可惡不逐之不已也則其心事之涼于主上而薄于公家亦可睹矣臣請自劾罷歸田畝以息諸臣之怒而避其鋒惟陛下憐而賜許之上慰留之于是郎署生氣以為李君烈丈夫哉然吏部不喜也故久不調乃以外艱歸數月以郎中為趙州知州云夫郎中稱任使九重所知名也顧八年倚署而不遷偶為科道所怒則一麾出守而恐後非臣義之大舛者哉論世者恬不知怪斯三綱九法無與任之者耳君赴知州事越八月間妻朱宜人卒于家遂自免罪

歸鑿舍後洞居以習靜君體肥誤為洞濕傷遂病
久益痿忽辭藥嘆曰本無有生烏用惜死吾病必
不起急呼兒春來與之訣長春時讀書中秘 上
以予與殷尚書教之共目其西歸浹旬而君卒已
巳年閏六月望日壽六十一歲明年予亦謝事春
尚在衰中春以書奉其憲副狀至曰先子墓門石
待吾師之文吾師知先子之深狀未備者幸收錄
之噫狀備矣予識其大者耳狀稱公性度瀟灑器
宇凝靜鱗甲中歛鋒稜外削葆植祇檢初終罔貳
孝豫中憲則五十而慕忠祇 簡書則百折不回

展修公安之塚水木敷也收卹從祖之孤蒸嘗緝
也群四乳之梟而齊體之無我孺也較六均之宅
而捐益之無我饒也又能姍睦族部推解靡違交
游待以舉火者無筭其自奉則不厭藜糗居常葛
巾野服惟 新皇建儲恩階朝列大夫僅一再曳
金緋隨笥之曰無炫山人裝也噫君以孝靜稱此
孝靜之推所優為也又稱公治趙州曰趙嘗畿輔
孔道鬼瑣繁劇萬之它郡公風剖訟獄水決簿書
雷厲豪黠電掣奸慝老吏畏懼失俛仰民欣欣有
古良稱鄰壤質成者爭戴為青天矣郡有大石橋

藥稅歲計千餘緡往充私橐弗麗守歲也公曰巨
哉今民苦誅求獄骨驛置外更滋以里甲供億不
貲奈何弗捐以藥抵乎乃檄當塗著為今日惟需
郡井汲雖束薪掬蔬必俸易納甌以進官庖冲泊
如田家居噫君以才庶稱此才庶之及所優為也
嗟嗟以予論君才情志意使充其量則賈太傅范
希文之流亞也惜君時命不逢未能極其恢廓耳
史春也甚文有大志其終能酬其先人無盡之業
乎春有弟屬春與其妹一人嫁甘維梁皆同生母
王氏也王母乃朱宜人擇聘事鰥公以延其嗣宜
人生一女耳嫁杜漸宜人極慈愛長春長春不知
為王出鰥公重之聞宜人沒而罷其官茲同穴
云銘曰鰥山青青鰥水平中有烈士千年墳嗚乎
難埋之氣不滅名誰其引之在後昆

太學沈君墓誌銘

鹿門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携二子過焉坐而
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深深
如也聞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
者相隱約非他經生贖貸為者予頗異之越甲寅
君卒且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友人姚君狀

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攷勝國時有
諱文者家吳江遂為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高
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即君
父也今上即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頃之
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時給事
公以直諫顯以議獄忤上旨罷歸給事公少負
氣魁岸自豪既罷歸舐舐不得志于是託計然范
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羸縮盛田宅或累貲鉅萬
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則連諸昆弟
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閭里故閭里
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事公既以賞
饒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于給事公所
向頽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事給事公獨
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腴承之給事
公數壯出游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亦輒供張屬
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故為六博樗
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公給事公亦往往解頤
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所習羸縮計
不欲為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向所為舐舐
罷歸者君之力為多也君性愛善忍故于諸昆弟

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為睚眦而諸昆弟
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也亦以遇諸
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為睚眦
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者間有急或
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不問也有不
能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與否亦不問
也人以此爭相引慕為長者一日行田間有一兒
杜姓者從群兒戲獨異君問視而偉之因抱與俱
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弟少子倬而
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鄉嗟乎君既
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公又能信之
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澤播之後裔
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弟子員數射
策不第以賞補太學生射策又不第遂棄去專意
于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子也必本乎
六經閩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予曩讀其文
於金陵時已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者不相及今
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夏然騁于精微而
未見其上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俞氏封孺人
娶盛氏生男一即位女二長適周旬次適曹大武

繼娶夏氏生男一即倬側室某氏生女一聘鄭時
可孫男一女二享年四十有八其葬也與盛合于
柳胥村之原即給事公所故葬處銘曰 阡不及
專祔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章之耀聲施
未艾兮 壘書玉冊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鹿門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為我
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
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

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
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
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為
吏部當是時諸為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
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
為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為滄澗涸忍以相
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
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
適兩執政者互相構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
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

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迺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願解唯公指畫間有不得即入以告于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于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競振淹滯為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擯之

矣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員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蹇諤之士無它援者也一冗員缺衆或私指曰某員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于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間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騰黃然公亦以能為世所構嚮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

巧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為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為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即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鬪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則攜金冶樽壘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嗚呼古之賢智之士固不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冶化至死不解然要

之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乃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否則蠖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為之賦鵬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歎歎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泚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為鵬鵬生綬綬生某號愛山即公

父也鵬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為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氏並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為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並晉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並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為縮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為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為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并撼公者

公笑曰吾不及與之同其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公之慷慨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之慟而為之題其墓以復於公也乎公之沒為辛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祖阡之原其銘曰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日墮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後興維公之生岷嶷非常童齒揆賦蔚乎雲翔年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

淹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
雖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為能臣譽望四馳媚亦及
身會虜入犯燧屬 帝闈校士徵兵雜選魚鱗公
以納言徙為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使
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妬口朋與公既左遷解組
拂衣翱翔埃時公卿可濟豈公之抗一折不支黃
鵠高翔矯增靡使免官來歸卧於中丘託盟范蠡
比跡留侯睥睨一世耻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引
流名歌選趙艷舞徵齊檻蟲而鬪負者攜壘枕星
席月鳴葭揚絲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執
手引訣公掀予髯笑而不荅左右若遺僅託書陽
書之何以天地一喙

中順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丘公神道碑

大洲

僉都御史集齋丘公以巡撫四川調江西辭代歸
卒三十年矣初公之嗣維禎持孫太史陞之作狀
求張大司馬公經之墓誌銘而遵巖王先生慎中
為之傳以襄公事備矣已而禎沒其弟維棻代祀
事棻當公沒時甚幼復以文光於前人今年類公
之藁數十卷載三先生之文作長牘道往事介於

方伯象山林公以抵予畧曰亡兄所以不朽先子者三先生之文也而三先生之文皆以翁為質焉翁歷試久又嘗坐政府收用天下才望應知人才之難而立事者之不易也先子之事殆未肯以久而忘耶敢借寵於林君而邀幸於翁之門儻得神道碑成以卒亡兄業而妥先子靈於無窮豈止孤兒之幸將丘之孫子百世皆賴焉予初讀為之哽咽嘆曰噫集齋有子矣初公之入蜀也予以謁告家居聞公單車御兩僕至境上一僕索驛小吏脯炙食之即朴殺僕而焚棄之于時澄清之氣搖動岷蔡羣吏墨者解綬去墮者振衣彈冠新耳目以待之公至日臺中積案充棟公命吏日持牛腰大十數束晚立而批駁之官吏軍伍之利害民情土俗之隱伏竇穴之翕閉齟齬之鴟縮狐藏兔狡神狙鬼伏皆滅跡刮影電掃而霆擊之無與遺類數月而庭無留牘三川之外江瀘岷夔砢砦賓竹之民疾痛苦樂皆在鏡中况近密乎笠豕攘鴿之盜捋鬚弄筋之戲皆得其地所名姓記之而况於大猾乎間與太吏議獄事必舉其初辭末貼中証旁縱之迹縷縷親為之于是直指奪氣而提刑避影

官民畏公如張忠定之初震疊也愛公如武侯之老撫綏也予起家過成都與談信宿服其練達而諸不悅公者亦具見也無何調江西而論者隨至有問予蜀事予曰丘公舉劾數一二耳非難知者行當白矣事白而公卒矣栻謂以予為質即是事也語具志狀中遵巖王子傳曰公器識博達憂時壹壹若不早逝則林見素胡靜菴彭幸菴之流也予亦以為然或謂江西之調實奪公蜀也夫省大使人不疑也所代賢俾公不自疑也獵人藏網之法也論者隨至搖兒齒也縱犬法也三縱則懸獲而歸矣故知江西非公居也公烏能為諸先達之勳乎予曰時之利鈍何可論公予獨重公之本立也公事父孝友于兄弟敬於妻子周恤于親友其行如此為御史劾近倖戚畹與議禮之臣不附炙手之勢而憂失散之才口誦心惟無時不在於南徼西睡之外瘴煙蠻雨之中也其節如此固知士豈有不立行於家而能著節於朝者公幼穎異十五蜚聲州郡為先達所重二十舉於鄉二十五為令有異政殆能獨授之致生有自來者與成此恢廓豈偶然哉或謂蜀之治太猛夫捨墮極之罪而

譙振奇之勞豈非助賊之攻乎傳曰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持不終之政以譏猛是俾子產仲尼之獲罪於當年也公之論於是定矣詩以誅之俾弒歌以祝公曰宋有人傑張復之才術可扳雲中梯重趺所歷優於施西蜀多火疇救茲公三來沃清冷池梁岷高高名在斯丘公後興五百期天子命保蜀之釐單車御僕九折馳寓書友人令其知行當俎豆張君祠張君救火公治堤蟻穴蚓竅無亩疵手握䟽鑿堅礮削導江排倒天風披孰謂烹鮮理焚絲天女巧棄自憐持夜半忽改流黃機張君之功時與資公歸不來止或尼五年 信成非遲公治蜀墮未及期別公一世時易移英風錦水猶昔吹公之幼孤文已齊萬里弋取予之辭空山高製雲錦碑刺桐花樹斑竹枝白日照耀清江湄誰起九原遵巖思與公論世抒餘悲

止庵詹先生墓表

圭峰

予少則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失律張王病民者 天子大嘉異之 詔即用往參其軍事事雖中止然亦一時名震海內將卒懼懼用命克底成功為時一助蓋校官也而失其

名及官于朝聞諸長老言知為詹君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孫大理左寺副習言之則君也歿於甲辰六月某日今二十年矣其言事時方訓導於蜀之會川會川與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於肌膚而事之熟於脩嘗然孰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實奇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職以俾夷為華為已任會川夷陬也有貢與科實自君之教始人用是信之知其非一旦偶然發者其始聞詔也恐學時非便自詣闕以不可狀辭公卿聞其至

皆欲識其面或納交或招致為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已已之變止歸會川滿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少置多此類初貴之學以宣慰司置戎衛限不與君時尚少以書抵都府擬請如司例行之著為令君首事發解於雲南士躡踵起起必曰是由詹氏詹故玉山仕族也宋多聞人洪武中始以定襄知縣坐累謫戍於貴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諱珍寶定襄生處士諱源是實生君君三歲處士識其非常兒取目前噐物

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於遠引物連類旁推曲
貫約又截中汎抽試之百不失一因驚喜知詹之
將必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輒難以駢句無不
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竒字惟其目所流注矢
口縱衡莫不如志貴寄蠻獠為藩庶事草草竒重
崛出咸訝瑞降以為興端時同舍生號王三遍者
三遍者讀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覽一覽
云者尤殺其數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
學益進發為文章氣益重人宣慰宋侯伯仲方
擅文場壁立堅甚獨開一面納君王後終教授雅
有盛名終身不昌言為敵君葬城西原王為誌墓
焉君年止七十二距解官幾二十年始娶於楊繼
於段封大理評事木義官米其二子大理左寺副
息程番學生惠其二孫適學生陸隣適鄉貢士張
宇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其曾孫也大理又與予
言君純孝天至至老歲時忌奠悲啼如少時散所
藏以家室族之人與其鄉人徃徃折負償之券嬉
笑臨之擅丘壑之趣於壺觴歌咏間有止庵先生
藁行於時此則君之高也苟不役於物者或能之
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則有不在是者於乎已

已之先變未釁也而四方亦既騷動日入于多事
矣而踈遠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天下事如君
者而天子又能聽之不徒聽之而又用之當時
大臣不徒不嫉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
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是莫大之變而
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自哉大理丐表君之墓予
於次第之末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拂士
之有益人國者信夫正所以旌君也

張毅齋先生墓表

遵巖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
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
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
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
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
副竒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
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
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
欲先闕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
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
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

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
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
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
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
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
國完君復而揜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
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
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
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 車駕戒發
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

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
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
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
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
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
土木而難作 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
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縻御銜縻奉
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鞞無脫者而國勢尊鞏
魯靡障陣成壘之隙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
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

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
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
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
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
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詬公獨踐必死之
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嗚呼
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
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
然今之講慕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
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

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
臣衛人之詬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
復方且慊其期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
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
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
謙得聞其事相與欷歔慨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
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錄載扈
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揜為不
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其
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

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歛衣冠而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骼齒化為朔陞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睽故都而栖奮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遨遊於鄮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蔦葛施石而狐兔穴室牧豎樵子頑懵不靈將有箕踞蹕跳於其上而睨草木以為薪爇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栖遊於茲阡土魍木夔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陔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廓在遼墟深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

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詫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鄮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逍遙公作

逍遙公之先有有封於皮氏墟為黃帝主車以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帝嘉其勤更錫以冀州之沃土命力牧監馬力牧為之相其原隰區其

子孫之材良者而各處之故公之族冀北為大其後駟伯得仙道乘房尾而升上帝命之蒞青齊周武王伐紂公族皆從軍謂冀習紂教俗敗惡不可居請徙華山之陽以近王王孫穆王好仙聞駟伯得道乃命貴臣造父訪其子孫得八馬以歸以會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樂極忘返而徐偃王亂彭楚八子奉王駕征之大克王乃命立天閑玉堂使遊處其中歲各祿四百周衰老子去胡其族亦多從之者故公又有西戎之族卿士其公芮伯之屬恐公族為它用且害周迭率師伐戎復得千騎宣王

中立周復振乃使公族伐胡有功時荆徐蠻夷入
寇江淮聞其克胡也益怖則解去詩人歌之曰四
牡旁旁儉狝于襄既伐儉狝蠻夷來威徐方來同
諸侯中唯魯衛晉于周最親故魯有垆十六族以
擯楚衛有淇上之族以報狄晉有冀土之餘以伯
中國語曰得賢者昌此其效也至漢武帝尤好仙
而事征伐盡選公族之壯者以擊胡又使貳師將
軍虜大宛之族以歸於是公之族仕於朝者十四
萬矣戰死者又數萬焉會太史令遷坐法官更為
中書令尊寵公之族宗焉往往自官以適君故公

少為宦者事上為御馬監上甚幸焉凡郊祀遊畋
出入非公不行大朝賀則命陪列錫之樊纓鈎帶
金厄制度侔諸侯矣雖王公大人下及士賈庶隸
亦非公不行諺曰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公其權
傾當世若此其狀魁梧微時善相人伯樂相之曰
此子隆準駝背法骨將任重致遠昂昂千里之駒
子性儉嗇不茹葷飲酒唯病乃飲少酒聞光武食
滸沱豆粥徐孺子為陳太傅設生芻心甚慕之居
嘗草具飯豆而已或聞公之祖為漢進佛經公又
不茹葷酒公佞佛乎公長嘯而不應公既素放逸

雖為上所寵然上常御輦公駮乘而已無所事事
自嘆以官進而羈絏進退牽制上不逢英雄逐鹿
中原高步天衢下不得為草莽之臣愧先人矣因
請於上曰臣駑駘不堪鞭策幸蒙上恩排金門奉
鸞輿甚微竊也然臣年老牙齒落毛髮衰又有犬
馬之疾聞魏處士韋叟曾賜號逍遙公臣心欲之
而未敢言也幸上憐之因賜號曰逍遙公所居曹
曰退居曹自此日衰不復進用矣而公族之顯者
徃徃別其族氏其貴於西楚者為騅氏產于渥洼
者為神氏仕於冉閔者為朱氏唐太僕所部者為
雲氏其餘碌碌守其宗姓無所稱於世漢建武中
伏波將軍援欲附託公族乃上言昔高宗審像求
賢為中興主今陛下亦中興主而臣族之良者不
肯輕進臣能知其狀請為銅像以求之然援實系
馬服君馬遷雖為公族所宗乃程伯司馬之裔皆
不出於駟伯

贊曰易稱君子有龍德焉故進退不失其正觀逍
遙公之規略殆君子乎其剛果有氣雖朱虎熊羆
何以加諸然仲尼曰不稱其力稱其德公豈以德
稱於世哉初駟伯就封時風后為筮遇晉其後子

孫卒享其兆云

題黃堂楹績卷後

圭峰

右黃堂楹績一卷首有四大字即卷名也釐為十二圖圖各有名按名為詩數十首而括以一序在圖之右字之左大約美廣府太守伍公而作作者皆廣之逸民也予考諫志唐宋璟宋張鑑皆以知廣州有惠愛民為立石頌德豈廣之民樂於德其上而坐以成俗耶韓退之誌李翱祖楚金之墓云刺史不悅於民其去官相率謹譁手瓦石胥出擊之民可擊刺史耶誠亂民矣刺史抑何人

也漢尹就討益州叛羌蜀民謠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尹真甚於寇而殺其民之若是耶民苦其吏而甚之之辭也借移璟與鑑也於此民亦忍擊之而苦其來者乎廣不幸而得是刺史與尹其俗信厚矣亦甘為之立石以頌乎由璟而前無為之始由鑑而後無為之繼廣之人亦難乎為其長上者矣宋碑時已奏罷張石之文疑亦鄙俚無可傳可傳亦不必石即如此卷可也公之子寧波守朝信俾予廁名其後嗚呼予亦何恃也哉

論樞臣重臣

大洲

問自古明君必得良輔以興治理賢臣必託顯任以致事功此其相求之志交勤於上下往記所載非少矣何後代相成之效卒鮮獲與意者人之材術各異而心之邪正難辨耶

高皇帝肇啓正業首以四方豪傑用集大勳後乃因一二委信失稱慨然有感遂命儒臣掇漢以下諸史所載者類為賢姦傳以昭示中外章皇帝重念古明良相戒之義取春秋至元二千年間人臣行事善惡輯為臣鑒以賜羣臣夫二書指要 聖製諸序備矣可悉舉其義言之

與古今言臣之品無出孟氏之論後世乃又有為重臣權臣之說者其所列述不知於二書之義有相發明否與諸士抱噐業以求施用其必熟於人臣事君之道矧誦繹 聖訓之久得無獨識其深者乎幸悉舉前後臣事得失推於理亂相成之效反覆究之執事者固欲觀所嚮往焉

人君以人立政莫先擇臣之術人臣以身任事莫急徇君之義術不先於擇臣是以失委政之明義不急於徇君是以忘致身之忠夫惟明君辨邪正

於幾微以施擇臣之術故能有所察於下而臣得自效天下之政可立矣賢臣推得失於事理以致徇君之義故能有所信於上而君莫之疑天下之事可任矣此

高皇帝賢姦傳之纂

章皇帝臣鑒之錄雖專以訓臣義亦兼以明君術也蓋嘗仰讀 聖製諸序而竊敬繹其義知君臣之道必相待而後成不可以獨競焉則二書其可為萬世君臣之法詔矣夫人君能以人立政不知擇臣之術不可以言明人臣能以身任事不知徇

君之義不可以語忠是故古之明君之擇臣也固能而授之官辨材而處之任夷能典禮不容以治樂契能敷教不勤以明刑開心以受其道平志以入其謀懽然如父子之相得而不可間翕然如身首之相應而無所彊是以心志通孚之有素而意氣感合之能常即有大姦慝動於其側則聞其聲有以推其形觀其表有以識其裏蓋所以用其明者審矣是故君子有所效以盡其材小人有所懼而不得為姦慝所謂辨邪正於幾微以施擇臣之術者此也是君之所當察也古之人臣奮勞而不

知有身竭忠而不知有家父殛而當罪不敢以親
懟也讐舉而合公不敢以私嫉也分定而無所陵
志協而無所忌位以讓叙如五官相使而不爭業
以和成如四時相宣而不悖是以材智摠於殫究
而職業成於徹恪即有大變患臨於其前則可隕
其身而不可詘其節可奪其位而不可易其志蓋
所以篤其忠者素矣是故投之以負屨六尺之託
而不危懾之以橫分九死之禍而不畏愚所謂推
得失於事理以急徇君之義者此也是臣之所當
屬也夫君之於臣孰不欲擇之顧擇之有術莫要

於其始也其始何也邪正之幾微是也不審於幾
微則雖有擇臣之明其邪正無由辨矣臣之於君
孰不思徇之顧徇之有義莫難於其終也其終何
也成敗之事理是也不觀於事理則雖有徇君之
忠其得失無由論矣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
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
也後之言者乃曰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
相似而實不類夫權臣所為重臣之所深疾重臣
所取權臣之所不顧也故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
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甚矣有味乎其言也

由今觀之權臣內固其君之心而外竊其威柄以予奪天下非即孟子之所謂容悅事君者邪

聖祖所傳之姦臣與臣鑒所載田蚡而下七十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惡可為戒者也重臣內引其君於道而外謹其法制以齊整百司非即孟子之所謂安社稷之臣者邪

聖祖所傳之賢臣與臣鑒所載子產而下二百有餘人者固皆其類也此善可為法者也以愚觀之歷代人臣賢姦之辨雖已大備於二者然夷考

二聖序列之意所以示章瘕於既往垂法戒於方

來蓋其微哉不可以不詳也執事迺欲使承學反覆究之其敢默焉已乎夫二書所載賢與善者皆古重臣忠君之事也其為道也有四以敬正事不敢冀君之知也以道責難不敢阿君之好也內交可合也援黨以比周吾弗為之矣外譽可致曰違道以要衆吾弗取之矣此四者重臣之所執也然推其忠之所存要在徇君以行義爾故

聖祖於序賢臣稱其智哉忠於君而不變而臣鑒序善可法者亦以為秉仁循義心天理之公去之千載而有輝光矣則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重也

非以其能益於國邪所載姦與惡者皆古權臣蔽君之事也其為道也亦有四壅主之聽將以得國之柄也動衆之爭將以致已之威也引之以好善之名而陰致其誣善之實欲君之善可惑焉彊之以難從之事而因揣其易從之志欲君之從可易焉此四者權臣之所託也然推其欺之所著要在蔽君以行私爾故

聖祖於序姦臣指其恃要持權窺覘人主之意臣鑒序惡可戒者亦斥其挾姦縱私傷仁敗德百世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矣則所謂天下

不可一日有權臣也非以其能害於政邪夫語其不可無也不能預蓄之以有待知其不可有也不能決去之而無疑斯則人主擇臣之失術往記所以垂之論誡者也且夫不察其心而求其迹則重臣之直行不顧孰與權臣之恭退有禮也不觀其度而信其才則權臣之敏給便事孰與重臣之質彊少文也慶賞爵予君所以惠下重臣用之以張公朝權臣亦用之以厚私門而有不知其竊者矣刑罰誅奪君所以威衆重臣取之以行公法權臣亦取之以快私志而有不知其假者矣故處有重

臣之朝者君子赴義小人畏法天下之政無一不出於公者國家所以日興於治也處有權臣之朝者小人赴勢君子畏禍天下之政無一不出於私者國家所以日入於亂也是故人君綜攬萬幾觀化原於物理之著攝御群臣辨人品於心術之微察事之無形以推其形之所示審幾之欲動以知其動之所由夫然後天下之材可得而知天下之情可得而校而重與權之分賢與姦之判不待數計物索已昭昭乎不可蓋匿矣抑材臣之不可有世皆知之而重臣之不可無非深明於治體者不足與識之也蓋天下有危疑不制之變非重臣孰能定之人君有沮易難持之計非重臣孰能決之故僕固之難六師攻之不克汾陽一出卒著免胄之勲光獻之疑天下憂之莫解稚圭數語迄成撤簾之功彼其德信感人之深故意動而中外咸服威望繫人之久故語出而上下不疑以之靖亂則吳楚之難淮蔡之功不動聲色而可定以之寄命則產祿之變思訓之謀無煩指顧而能安後世惟不得重臣用之故帷幄無參決之倚則弘石之姦得肆筦樞之耆舊之託則李鄭之難由作此禍亂

足與識之也蓋天下有危疑不制之變非重臣孰能定之人君有沮易難持之計非重臣孰能決之故僕固之難六師攻之不克汾陽一出卒著免胄之勲光獻之疑天下憂之莫解稚圭數語迄成撤簾之功彼其德信感人之深故意動而中外咸服威望繫人之久故語出而上下不疑以之靖亂則吳楚之難淮蔡之功不動聲色而可定以之寄命則產祿之變思訓之謀無煩指顧而能安後世惟不得重臣用之故帷幄無參決之倚則弘石之姦得肆筦樞之耆舊之託則李鄭之難由作此禍亂

所為相尋於無窮也然所謂重臣者豈可遽得於一旦哉非君任之素專則其體無由而尊養之素篤則其節無由而完優寵之素厚則其英毅果敢之氣幾何不至遂撓屈也故體能使之尊明主之專任也唐文皇之於房玄齡是已節能使之完明主之篤養也宋太宗之於寇準是已氣能使之不撓屈明主之素優予也漢文帝之於申屠嘉是已故曰天下之政舉而脩之在臣天下之材作而成之在君此明主之獨鑒不以語人者也

二聖纂錄之深意得無有出於是乎書曰克綏先王之祿求底蒸民之生一德交修上下允協則有賢公卿輔翼

大聖人之化焉草茅賤士其敢忘帝臣之願乎



